

馬來西亞檳城閩南語的句末“個”初探

林淼湘

香港中文大學

提要

本文的考察對象為馬來西亞檳城閩南語“的”的對應成分：“個[e¹³]”。我們首先區分馬來西亞檳城閩南語“個”作定語標記、用於焦點結構、以及出現在句末三種用法，接著通過製圖理論的方法對檳城閩南語句末“個”的句法層次進行考察，並兼論普通話的句末成分系統。我們發現該句末“個”屬於小句層次，屬於 AssertionP。此投射高於焦點投射，低於語氣類助詞，包括焦點類助詞。雖屬相同投射，普通話“的_{確認}”與檳城閩南語句末“個”無論在語法搭配還是語義功能上都有差異。本文也透過句末助詞的排列和共現展示了檳城閩南語的邊緣結構。

關鍵詞

檳城閩南語，句末“個”，製圖理論，句末助詞系統，邊緣結構

1. 引言

馬來西亞檳城閩南語的“的”對應成分為“個”。與普通話相似，可以出現於名詞修飾語之後擔任定語標記，即朱德熙（1982）所歸類的“的₃”、出現於“是……個”焦點結構、以及出現於句末，如（1）–（3）。

- (1) 定語標記
 - a. 阿明個冊（阿明的書）
 - b. 阿明買個冊（阿明買的書）
- (2) 焦點結構“是……個”：
 - a. 是阿明拍阿陳個（是阿明打阿陳的）
 - b. 阿明是昨昏拍阿陳個（阿明是昨天打阿陳的）
- (3) 句末“個”
 - a. 阿明定著（是）來了個（阿明一定已經來了）
 - b. 阿明（是）會曉泅水個（阿明是會游泳的）

其音段形式為 [e]，本調調值為 [13]，變調後為 [21]。按照閩南語的變調規律，連讀變調域中，最右側音節不變調，其他音節則全部變調。定語標記“個”遵從這個規律，如（4），而句末“個”總是佔據連讀變調域最右側，因此總是讀原調。這包括後頭還跟著其他句末助詞的情況。

- (4) a. [阿明] [個¹³⁻²¹ 冊]。
- b. 阿明個¹³。
- (5) a. 阿明愛來個¹³。
- b. 阿明愛來個¹³ pun⁵³。

檳城閩南語的“個”在三個用法上有一些共性，尤其焦點結構“個”和句末“個”。范曉蕾（2024）所歸納的普通話“的_{焦點}”與“的_{句末}”的共性也同樣適用於檳城閩南語，包括兩者都不能擔任前景句、句中的“是”可隱去、並且使用上要求語篇預設。同時，在“個₃”出現於判斷句後件且被修飾成分不出現時，與帶句末“個”句也有點相像。在沒有語境時有時會歧解。

- (6) 阿明是愛去泅水個。
 - a. 阿明是那個想去游泳的人。
 - b. 阿明是想去游泳的，並非不想。

本文主要考察檳城閩南語句末“個”的句法特點。我們將首先區分定語標記“個”（比照“的₃”下稱“個₃”）、焦點結構的“個”（下稱“個_{焦點}”）以及句末“個”。接著，我們通過與 TP 等投射以及其他句末成分的前後排列進行對比，將句末“個”在句法層級中進行定位，以對檳城閩南語的句法邊緣結構有更清晰的認識。

2. “個₃” “個_{焦點}” 與句末“個” 的差異

“個₃” “個_{焦點}” 與句末“個” 是不同的成分。以下，我們嘗試對三者進行辨析。首先，我們參照 Paul 和 Whitman (2008) 的測試發現，前兩者構成孤島，而句末“個” 不構成孤島。

- (7) a. * 共阿陳，阿明捌 [[規日 t 相拍] 個 (人)]。(* 跟阿陳，阿明認識整天 t 打架的 (人))
b. * 共阿陳，阿明是昨昏 t 相拍個。(* 跟阿陳，阿明是昨天 t 打架的)
c. 共阿陳，阿明會規日 t 相拍個。(跟阿陳，阿明會整天 t 打架的)

從例 (7) 我們可以看到狀語小句無法從“個₃” 以及“個_{焦點}” 形成的結構提取，但可以從句末“個” 構成的結構中提取。也就是說，前兩種“個” 構成的結構都是孤島，而句末“個” 組合而成的結構不是，足見它們並非同一個成分。

接著，“A 是 B 個” 既可能是判斷句，也可能是分裂焦點結構或者由句末“個” 構成的“個” 句。檳城閩南語的判斷句“A 是 B” 句末可以加上“來”，如 (8)。

- (8) 阿明是先生來。(阿明是老師。)

如果 [A 是 B 個] 末尾的“個” 屬於“個₃”，即 [B 個₃] 是擔任表語的名詞性結構，則可以加上“來”。如果該“個” 屬於“個_{焦點}” 或句末“個”，形成的結構並非判斷句，不能加上“來”。

- (9) 阿明是 (彼個) 愛泅水個 (人) 來。(阿明是那個想游泳的 (人))
(10) 阿明是昨日拍阿陳個 (* 來)。(阿明是昨天打阿陳的。)
(11) 阿明是食了個 (* 來)。(阿明是吃了的。)

同時，在構成正反問句的時候，判斷句中進行 A-not-A 或 VP-Neg 操作的謂詞是“是”，如 (12)；而在句末“個” 構成的句子中，進行該操作的謂詞不是“是” 而是結構中位置最高的其他 (助) 動詞，如例 (13c) (13d)。

- (12) 阿明是拍鐵個。(阿明是打鐵的。)
- 阿明是毋是拍鐵個(人)?(阿明是不是打鐵的(人)?)
 - 阿明是拍鐵個(人)無?(阿明是打鐵的(人)不是?)
- (13) 阿明(是)會曉洒水個。(阿明(是)會游泳的。)
- * 阿明是毋是會曉洒水個?(*阿明是不是會游泳的?)
 - * 阿明是會曉洒水個無?
 - 阿明是會曉袂曉洒水個?(阿明(是)會不會游泳的?)
 - 阿明是會曉洒水袂個?(阿明(是)會游泳不會的?)

焦點結構和句末“個”句語義上也有所不同。分裂焦點句“是 XP VP 個”中，一般有 VP 的存在預設 (Paul & Whitman 2008)，而焦點成分 XP 也有窮盡性。比如例 (14) 中有存在預設 (14a)。按照 Buring 和 Križ (2013)，窮盡性預設也如 (14b)，這個預設難以取消，如 (14b')。

- (14) 阿明是 [昨昏_F] 拍囡仔個。(阿明是昨天打孩子的。)
- » 阿明某時打了孩子。
 - » 如果阿明昨天打了孩子，那麼他沒有在其他時候打孩子。
- b'. # 阿明是 [昨昏_F] 拍囡仔個。伊今日嘛有拍囡仔。(# 阿明是昨天打孩子的。他今天也打了孩子。)

句末“個”構成的句子並不體現這些語義，(15b') 是語義上恰當的。

- (15) 阿明 (* 是) 昨昏 (是) 拍囡仔了個。(阿明 (* 是) 昨天 (是) 打了孩子的。)
- *» 阿明某時打了孩子。
 - *» 如果阿明昨天打了孩子，那麼他沒有在其他時候打孩子。
- b'. 阿明 (* 是) 昨昏 (是) 拍囡仔了個。伊今日嘛有拍囡仔。(阿明 (* 是) 昨天 (是) 打了孩子的。阿明今天也有打孩子。)

綜上，從組成的結構是否產生孤島、與其他句末成分的共現、構成正反問句的方式、以及語義等角度，我們可以區分出三種“個”。

表 1 三種“個”的區別

搭配“是”所構成的結構“是 XP 個”：					
	~來	[[XP] 個] 形成孤島	構成正反問的方式	存在預設	窮盡性預設
個 ₃	+	+	是 -Neg- 是 [XP 個] 是 [XP 個] 無	視語篇	-

個 _{焦點}	-	+	是 Neg 是……個 是……個 Neg	+	+
句末“個”	-	-	[V-Neg-VP] 個 [VP-Neg] 個	-	-

3. 句末“個”的句法層級

接著，我們透過與 TP 及以上句法層級的成分，嘗試將句末“個”定位至閩南語的句法層級中。

3.1. 句末“個”高於 TP

我們認為，句末“個”高於屈折投射 TP。句末“個”的轄域必須在時制上飽和，如例 (16) 在沒有“了₂”時不合語法，這是因為“個”搭配的 VP 時制不飽和，而加了“了₂”或者有其他時制成分時則可以說，如例 (17)。可見句末“個”在 T⁰ 之上。

- (16) * 阿明 [% 共飯食去] 個。
 (17) a. 阿明共飯食去了 (個)。(阿明把飯吃掉了的。)
 b. 阿明有食過飯個。
 c. 阿明會曉泔水個。

句末“個”轄域涵蓋主語位置的全稱量詞，如例 (18) 能回答的在言問題是佔廣域的 (18a) 而不是 (18b)。因此，句末“個”應高於 TP 指定語。

- (18) 到了人都有來個。所有人都來了的
 a. [到了人 pun⁵³ 有來] 個 = 並非有人沒來。【是不是所有人都來了？】
 b. * 到了人 pun⁵³ [有來個] = * 並非所有人沒來。【所有人都是不是來了？】

另外，“個”句內嵌於賓語時，只能內嵌於 CP。比如 (19) 中，主要謂詞“知”選擇的賓語是 CP，“個”句可以內嵌其中；而 (20) 中“逼”選擇的賓語至多到 IP，“個”不能合法內嵌 (Huang 2022)，“個”只能取廣域解讀。這也展示了“個”高於 TP 的情況。

- (19) a. 我知 [CP 伊有來] 個——並非不知道。
 b. 我知 [CP 伊有來個]——並非知道他沒來。
 (20) a. 我有逼 [TP 伊去] 個——並非沒逼他去。
 b. * 我有逼 [TP 伊去個]——並非逼他不去。

3.2. 句末“個”相對於其他句末成分

檳城閩南語比起其他閩南語具有較多的句末成分。我們可以按照製圖理論的思路，對這些成分相對於“個”的位置進行排列，以對“個”進行定位。

事件類句末成分

上面已經提到，檳城閩南語判斷句中可以加“來”，而句末“個”可以尾隨其後。同時，“來”與“個”之間還能插入其他句末助詞，因此我們將“來”與“個”分析為獨立的兩個成分。例子如(21)。“個”的句法位置比“來”高。

(21) 阿明是先生來(故)個。(阿明(還)是老師)

時間類句末成分

“個”也能出現在各時體類句末助詞之後。檳城閩南語的時間類句末助詞除了對應“了₂”的成分，還有表示延續的“故”。我們發現，“個”出現在它們之後。

- (22) a. 阿明看戲了個。
b. 阿明佇食故個。

構成正反問中 VP-Neg 形式的否定成分包括“無”“未”“袂”“莫”(林碧玉 2019)。它們的性質有兩種可能性：其一，正反問中的否定成分與否定句中的謂前否定成分屬於同一個成分，VP-Neg 分析為聯合結構，後項謂語省略，即 [[VP] (-Conj-) [Neg VP]] (鄧思穎 2016)；其二，否定句中的謂前否定詞與正反問中的謂後否定詞不同，後者屬於句末助詞，如粵語的“未”(鄧思穎 2015; Tang 2022)。我們認為，檳城閩南語 VP-Neg 的否定成分屬於句末助詞。我們展示兩個原因。

謂前否定詞與謂後否定詞所選擇的謂語未必對應，如例(23)中，謂語“是”的否定形式是“毋是_{不是}”而不是“無(是)”，但構造正反問時，採用的否定詞是“無”。由於謂前“無”與謂詞“是”不能搭配，正反問的底層不應該是(24')。

- (23) a. 阿明毋是學生。
b. * 阿明無是學生。

(24) 阿明是學生無？

(24') * 阿明是學生 [無是學生]？

另一方面，能與謂前否定詞共現的副詞“故”以及句末“故”，反而不能與謂後否定成分共現。如果正反問的底層的確是聯合結構，那麼似乎沒有“故”不能出現的理由。而如果正反問的句末否定詞是句末助詞，(26)之不合語法便說得通。具體地說，謂語後“故”與句末否定詞屬於同一層次，因此不能共現；謂語前“故”轄域低於句末否定詞，共現時語義會發生衝突。(26a)也顯示作為副詞的謂前“故”不能修飾句末否定詞。這些例子都體現出謂前謂後否定詞並非屬於同一性質，以及閩南語正反問句的底層並非聯合結構。

- (25) a. 彼碗飯，阿明故未 / 無食去。(那碗飯，阿明還沒吃掉。)
b. 彼碗飯，阿明未 / 無食去故。(那碗飯，阿明沒吃掉還。)
- (26) a. * 彼碗飯，阿明食去故未 / 無？
b. * 彼碗飯，阿明故食去未 / 無？
c. * 彼碗飯，阿明食去未 / 無故？

由於正反問 VP-Neg 的否定成分語義上仍與時體相關，依據鄧思穎(2015)體系，我們將它們歸為時間類句末助詞。在與句末“個”搭配時，這些否定成分與“故”等時間助詞一樣處於內層。

- (27) a. [阿明來了未]個？(阿明來了沒有的？)
b. [阿明愛去無]個？(阿明要不要去的？)
c. [阿明會使出去袂]個？(阿明要不要去的？)

焦點敏感成分和情態類句末成分

檳城閩南語句末有兩個焦點敏感成分，分別為“pun ([pun⁵³])”和“爾”。根據 Hing (2023)，“pun”是借自馬來語的詞，既能出現於謂語前，也能出現在謂語後，表示包括增量、量級增量、讓步、及強調的語義。本節只討論謂語後的情況。

先後排列方面，“pun”和“爾”相對於時間類句末成分以及判斷句的“來”都佔廣域，比如(28) – (29)。

- (28) 阿明是先生來 pun。(阿明也是老師。)
(29) 阿明一人佇食故爾。(只有阿明一個人還在吃飯。)

不過，它們又都能出現在句末“個”的前後兩個位置，如(30) – (31)。這是因為，這兩個成分各有兩種不同的功能，而且正好佔據“個”的直接前後位置，以下將分別展示。

- (30) a. 阿明無學過 pun 個。
 b. 阿明無學過個 pun。
 (31) a. 阿明無學過爾個。
 b. 阿明無學過個爾。

我們認為，閩南語有兩種句末“pun”，其中一種相當於普通話的增量“也”，如例（32）。“pun”向左關聯一個窄焦點 x ，並且預設焦點選項集中至少有一個 x 以外的成分， x' ，具有 VP 的性質。

- (32) a. [阿明]_F 愛來 pun。（阿明也要來。）
 b. 阿明 [昨日]_F 無來 pun。（阿明昨天也沒有來。）

另外一種“pun”帶有評價性，相當於普通話表示不協調的“又”或“甚至”，例子如（33）。此處一般只有寬焦點解讀，表示出說話人認為聽話人早就應該知道 VP，但卻似乎不知道 VP 的態度。比如說，例（33）的語境可能是聽話人打算送阿明香煙，而說話人不僅知道阿明不抽煙，也以為聽話人早就知道這一點，因此以（33）句來告知“阿明不抽煙”的事實，以及隱含聽話人的送煙行為違反聽話人早該知道的事實的事實。

- (33) a. 阿明無來 pun。（阿明又沒來（你怎麼喊他他都不會回應你））
 b. 阿明無食煙 pun。（阿明又不抽煙（你幹嘛送他煙？））

與普通話的“而已/罷了”相似，檳城閩南語也有兩種句末“爾”，分別用於限定範圍以及展示委婉語氣。前者如（34），“爾”向左關聯一個窄焦點 x ，將定義域中符合 VP 性質的成員限定為 x ，而排除其他焦點選項集的成分。

- (34) a. [阿明（一人）]_F 無學過爾。（只有阿明一個人沒有學過而已。）
 b. 阿明 [昨日]_F 拍阿王爾。（阿明只有昨天打了阿王（今天沒打）。）

另一種“爾”帶有評價性，語義上接近於普通話的“罷了：表示如此而已……把事情往小裡說”（呂叔湘主編 1980: 56）或者“只是”的連詞用法，即表示“輕微的轉折……語氣委婉”（呂叔湘主編 1980: 679–680）。“爾”不關聯窄焦點，也不將適用某個性質的成員限定為僅焦點成分，而是表示出在言命題並非很嚴重。例（35）中，“爾”並不意味著只有阿明沒學過，或者阿明除了沒學過以外沒有其他的特點，而是表示阿明沒學過只是件小事。

- (35) a. 阿明無學過爾，若無會比你較勢。（阿明只是沒學過而已（不然他會比你厲害））
b. 阿明是貧憚爾，若無早著出頭了。（阿明只是懶惰而已（不然早就出息了））

“pun”和“爾”可以各分出兩個句法層次有一定的形式依據。非評價性的“pun/爾”沒有根句效應，而評價性的語義難以內嵌在賓語以外的位置。比如說，例（36）只能取得增量解讀，不能取得“你早該知道”的解讀。同樣地，例（37）只能取得排他解讀，而不能取得“只不過”解讀。

- (36) 阿明無學過 pun 個事，阿王毋知。
a. 解讀：阿明也沒有學過的事，阿王不知道。
b. * 解讀：* 阿明又沒學過（你為什麼要求他考滿分）的事，阿王不知道。
(37) 阿明（一人）無學過爾個事，阿王毋知。
a. 解讀：只有阿明沒有學過的事，阿王不知道。
b. * 解讀：* 阿明只不過是沒學過（不然他一定很擅長）的事，阿王不知道。

雖然句末“個”在“pun/爾”的前後位置都可以出現，但是解讀上有區別。具體來說，當取非評價性解讀時，“個”出現在“pun/爾”之後；取評價性解讀時，“個”出現在“pun/爾”之前。據此，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，非評價性“pun/爾”的句法位置較低，“個”居中，而評價性“pun/爾”較高。例子與解讀重複如下。

- (38) a. 阿明無學過 pun 個。
解讀 1：阿明也沒學過的。
解讀 2：* 阿明又沒學過。
b. 阿明無學過個 pun。
解讀 1：* 阿明也沒學過的。
解讀 2：阿明又沒學過。
(39) a. 阿明無學過爾個。
解讀 1：只有阿明沒學過的。
解讀 2：* 阿明只不過是沒學過。
b. 阿明無學過個爾。
解讀 1：* 只有阿明沒學過的。
解讀 2：阿明只不過是沒學過。

這三個層次可以共現，如（40）。但是，同一層次的“pun/爾”不能共現，這不僅僅是基於語義的因素，也是因為它們佔據同一句法位置。

- (40) a. 阿明無學過 pun 個爾（（你會贏也）只不過是因為阿明也沒學過（，得意什麼？））
 b. 阿明（一人）無學過爾個 pun。（只有阿明一個人沒學過（，又不是大家都沒學過，你為什麼要這麼生氣？））

另外，我們也發現分裂焦點結構的“個_{焦點}”不能與低層次“pun_{增量}/爾_{排他}”共現。表示增量的“pun”難以與分裂焦點結構共現，可能是因為分裂焦點結構一般有存在預設，屬於語義上的原因。但“爾”的情況卻有所不同：它們不僅語義上並沒有衝突，而且實際上能替換“個”出現在（類）分裂焦點結構中，如（41）。這裡“爾”可以關聯“昨日”，在言地表示窮盡性。可見，“爾”與“個_{焦點}”的不共現並非語義問題。語義上，范曉蕾（2024）指出普通話“的_{焦點}”的語法作用是幫助凸顯句子的焦點成分。我們認為，“爾_{排他}”與“個_{焦點}”屬於同一句法層次，都是焦點類成分。

- (41) a. 阿明是 [昨日]_F 拍阿王個（*pun_{增量}/*爾_{排他}）。（阿明（*也是/*只是）昨天打阿明的。）
 b. 阿明是 [昨日]_F 拍阿王[?] pun/爾。（阿明[?]也是/只是昨天打阿明。）

其他程度類和感情類句末成分

在與疑問類句末成分搭配時，“個”都居前，如例（42）–（43）所示。“個”較少與祈使類句末成分搭配。與感情類句末成分以及附加問句搭配時，“個”也都居前，如例（44）。

- (42) a. 汝愛來個啊？（他想來的嗎？）
 b. 汝愛來個咩？（他想來的嗎？）
 c. 汝 mana 會使按呢款個咧？（你怎麼可以這樣子的呢？）（例子出自林碧玉 2019: 16）
 (43) a. * 汝愛來個？
 b. * 汝愛來咩個？
 (44) a. 伊真仔勢個啊。（他可是很聰明的。）
 b. * 伊真仔勢個。

4. 檳城閩南語句末“個”與句末成分系統

鄧思穎（2015）對粵語的句末助詞分成了五類：事件、時間、焦點、程度、感情，程度類又包含情態、疑問、祈使。焦點類、程度類、感情類可合併稱為語氣類。我們

嘗試將句末“個”、上文已提過的成分再結合林碧玉（2019）所分析的成分納入鄧思穎（2015）的體系中，排列暫如表2。

根句效應方面，程度類及感情類句末成分都體現了根句效應，而句末“個”、焦點類及以下都能較自由地內嵌，如（45）。這與粵語和普通話的句末助詞有所不同。具體來說，粵語和普通話焦點類及以上助詞就已經高於句類投射核心 C^0 ，屬於根句層次（鄧思穎 2010, 2015）。

- (45) a. [阿明有來 pun/ 爾] 個事，阿陳毋知。
 b. [[阿明來了未] 個] 個事，阿陳毋知。

表2 檳城閩南語的句末成分系統（暫定）

		語氣類				
事件類	時間類	焦點類？	？	程度類		感情類
				情態類	疑問類	
來	了 ₂ 、無、未、袂、莫、故	pun、爾、 個 _{焦點}	個	pun、爾	咧、啊、咩、哈、啱	啊、啦、嘛、咯
小句				根句		

鄧思穎（2015）依據粵語的情況提出了同類助詞不能共現的原則。我們可以注意到，檳城閩南語“個”可以出現在焦點類和程度類成分之間，即既不屬於焦點類語氣詞，也不屬於程度類語氣詞，現有的句末助詞體系難以容納句末“個”。

普通話表確認的句末“的”位置高於時間類“了/來著”、低於焦點類“呢”（鄧思穎 2010），“呢”“的”可以共現，如例（46）。同時“的_{確認}”也展示出了根句效應。這顯示普通話“的_{確認}”面臨相同的問題。

- (46) 他們兩個挺合適的呢。

為了排除這些矛盾，我們可以考慮幾種方案。首先，我們可以參照粵語（鄧思穎 2011, 2015）的情況，認為陳述句末“嘅”與定語標記“嘅”屬於同一種成分，看作後綴；用於疑問句中問原因的“嘅”、以及和“啦”合音產生的“㗎”屬於程度類助詞。

但是，這未必適用於檳城閩南語。我們已經在第二節中分析過定語標記“個”與句末“故”及它們所構成的結構有較多不同，不宜看作同一成分，否則我們仍得解釋

同一成分在類似條件如何構造不同的結構的問題。此外，如果將其看作後綴，我們也得進而考慮“個”構成之結構的語法單位的問題，即或者將如“阿明愛來”結構認為是詞，或者認為附加詞綴沒有構成詞的例子。無論如何，我們認為代價相對較大。

再者，我們可能可以認為“個”是標句詞。由於普通話與檳城閩南語的“個”正好都佔據小句與根句層之間，這似乎是可行的。不過，就檳城閩南語來說，句末“個”除了可以搭配陳述小句，也可以搭配疑問小句，將前者看作標句詞違反了 Cheng (1991) 提出的 *Clausal-Typing Hypothesis* 的精神。又有鑑於帶賓語小句的動詞後“講”可以與“個”在同一小句內共現，如果將前者看作標句詞 (Chappell 2008, 2015)，則“個”不能是標句詞。普通話“的”僅搭配陳述小句 (范曉蕾 2024)，而“說”未語法化為標句詞 (Chappell 2015)，將“的”當作標句詞是可能的。

- (47) a. 伊明載愛來無個？(你明天要不要來的？)
 b. 伊去過佗落個？(他去過哪裡的？)
 (48) 阿明感覺 [_{CP} 講阿陳愛來個]。(阿明覺得說阿明想來的。)

Pan (2019) 關於普通話左緣結構的體系中，在 *Sentential Aspect* 投射之上設了一個 *Only* 投射以容納句子範圍的排他成分“而已/罷了”，而焦點“呢”更在之上，由 *AttP1* 容納，兩者可以共現，如例 (49)。潘俊楠、徐澤韜 (2022) 則設了 *AssertionP* 以容納“的_{確認}”。

- (49) 你真的就只有這種程度而已呢。

我們可以採取類似的思路對原有的體系進行調整，一方面沿用 Pan (2019) 的提法將普通話“而已/罷了”納入句末成分的體系，一方面給檳城閩南語和普通話的句末“個”找到一個恰當的句法層級。我們延續鄧思穎 (2010) 的觀點，認為普通話“呢”屬於焦點類語氣詞，位於根句層次，程度語氣詞之下；而“而已/罷了”則位於 *OnlyP*，仍屬於小句層次，低於 C^0 ，因此可以內嵌，如例 (50)。

- (50) 我擁有了一部僅僅不能打電話而已的安卓手機了。

第 3.2 節中所提到的檳城閩南語焦點敏感的成分，即“pun”和“爾”，並不屬於語氣詞，而都屬於 *OnlyP*。Pan (2019) 和 Erlewine (2010) 的分析中，普通話“而已/罷了”高於 *TP*，轄域應該大於否定；但 Erlewine (2010) 指出，“是”能標記焦點敏感算子的語義轄域。我們注意到，檳城閩南語的“pun”和“爾”也有相同的表現，如例 (51) – (52)。在沒有“是”的例子中，“pun/爾”轄域高於否定，而帶“是”

的例子中則相反。我們認為，同屬焦點敏感的算子，兩個成分都屬於 Only 投射。當然，由於普通話句末只有排他而無增量算子，標為 OnlyP 很自然；對於檳城閩南語來說，由於還涉及增量成分，其標籤還可以作出適當的調整。本文仍暫稱之為 OnlyP。

- (51) a. 阿明毋咁 [茶]_F 爾。(阿明不只喝茶(其他的可以喝)。) 爾 > Neg
 b. 阿明毋是咁茶爾。(阿明不只喝茶(他還喝咖啡)。) Neg > 爾
 (52) a. 阿明毋咁 [茶]_F pun。(除了咖啡)阿明也不喝茶。) 爾 > Neg
 b. 阿明毋是咁茶 pun。(阿明不是也喝茶(而是也喝咖啡)。) Neg > 爾

延續潘俊楠、徐澤韜(2022)的提法，普通話和檳城閩南語的句末“個”則都處於 AssertionP 之中，高於 OnlyP，區別在於前者的 AssertionP 位置投射高於 C⁰；後者低於 C⁰。排列調整如表 3，篇幅關係暫略事件類助詞以及祈使類助詞。

表 3 檳城閩南語和普通話的句末成分系統

語言變體	時間類	OnlyP	AssertP	焦點	語氣類		
					程度類		感情類
					情態類	疑問類	
檳城閩南語	了 ₂ 、無、未、袂、莫、故	pun、爾、個 _{焦點}	個	-	pun、爾	咧、啊、咩、哈、噉	啊、啦、嘛、咯
	小句			根句			
普通話	了 ₂ 、來著	而已/罷了、的 _{焦點}	的	呢	吧	嗎、嚟	啊、哎、嘔
	小句			根句			

雖然普通話“的_{確認}”(范曉蕾 2024)與檳城閩南語句末“個”同屬一個句法層級，語義與形式上的共性也相當多，包括時體限制比“個/的_{焦點}”句寬鬆、其使用可選、不能預設轄域內命題的真等，但是也有一定的差異。除了所屬層級相對於標句層次高低不同以外，檳城閩南語“個”還可以用於疑問句。作為對比，范曉蕾(2024)指出，普通話“的_{確認}”不能用於疑問句，這是“的_{確認}”編碼了斷言性的確認語氣的一項證據。如此看來，檳城閩南語句末“個”語義也未必是確認或斷言，其具體語義還待進一步的語義分析。

- (53) 普通話“的_{確認}”不用於疑問句
 a. 主任明天是會來單位參加會議(*的)嗎?(范曉蕾 2024: 3)
 b. 他去過哪兒(*的)呢?(范曉蕾 2024: 5)

(54) 檳城閩南語句末“個”可用於疑問句

- a. 伊明載愛來無個？（他明天想不想來的？）
- b. 伊去過佗落個（咧）？（他去過哪裡的（呢）？）

5. 結語

我們首先按照句法和語義的標準，區分出了“個₃”“個_{焦點}”以及句末“個”，接著再與 TP 層次以及檳城閩南語的句末助詞進行組配，以確定其句法層次。“個”介於 TP 與 CP 之間，屬於小句層次的成分。同時，它高於小句焦點敏感成分、低於程度類語氣詞，而鄧思穎（2015）適用於粵語的助詞體系難以安置檳城閩南語的句末“個”。此外，普通話的小句焦點敏感成分“而已/罷了”也不適合成為該體系中焦點類助詞的成員。我們參照 Pan（2019）所提出的 OnlyP 和 AssertionP，認為在時間類層次以及語氣層次之間，依次存在該兩個投射，而檳城閩南語和普通話的焦點敏感算子以及句末“個/的”處於它們的核心位置。不過，檳城閩南語的句末“個”與普通話“的_{確認}”還有差異，尤其前者能用於疑問句，不宜認為其功能與普通話“的_{確認}”一樣是斷言性確認。此外，檳城閩南語的 AssertionP 在小句層次，而普通話的則在根句，它們本質上是否相同，或實際上是兩個獨立的投射，還有待進一步考察。本文亦未對檳城閩南語“個”的語義，以及“個”與可共現的“是”的關係進行深入討論，這也仍待未來進一步挖掘。

參考文獻

- 鄧思穎。2010。形式漢語句法學。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Sze-Wing Tang. 2010. *Xingshi Hanyu Jufaxue*. Shanghai: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.
- 鄧思穎。2011。粵語句法學研究的原因、方法、課題。中國語文研究 1-2。45-50。Sze-Wing Tang. 2011. *Yueyu jufaxue yanjiu de yuanyin, fangfa, keti. Zhongguo Yuwen Yanjiu* 1-2. 45-50.
- 鄧思穎。2015。粵語語法講義。香港：商務印書館。Sze-Wing Tang. 2015. *Yueyu Yufa Jiangyi*. Xianggang: Shangwu Yinshuguan.
- 鄧思穎。2016 反覆問句的聯合結構分析。現代外語 6。742-750。Sze-Wing Tang. 2016. *Fanfu wenju de lianhe jieyou fenxi. Xiandai Waiyu* 6. 742-750.
- 范曉蕾。2024。句末助詞“的”的功能分類及語義演變。漢語學報 2。2-14。Xiaolei Fan. 2024. *Jumo zhuci “de” de gongneng fenlei ji yuyi yanbian. Hanyu Xuebao* 2. 2-14.
- 林碧玉。2019。馬來西亞檳城福建話句末助詞研究。新竹：台灣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。Phaik Gek Lim. 2019. *Malaixiya Bincheng Fujianhua jumo zhuci yanjiu*. Xinzhu: Taiwan Qinghua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.
- 呂叔湘（主編）。1980。現代漢語八百詞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Shuxiang Lü et al. (eds.). 1980. *Xiandai Hanyu Babaici*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.
- 潘俊楠、徐澤韜。2022。現代漢語疑問詞的句法層級再探。語言學論叢 1。100-124。Junnan Pan & Zetao Xu. 2022. *Xiandai Hanyu yiwenci de jufa cengji zaitan. Yuyanxue Luncong* 1. 100-124.

- 朱德熙。1982。語法講義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Dexi Zhu. 1982. *Yufa Jiangyi*. Shangwu Yinshuguan.
- Büring, Daniel & Manuel Križ. 2013. It's that, and that's it! Exhaustivity and homogeneity presuppositions in clefts (and definites). *Semantics and Pragmatics* 6. 1–29.
- Chappell, Hilary. 2008. Variation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mplementizers from verba dicendi in Sinitic languages. *Linguistic Typology* 12(1). 45–98.
- Chappell, Hilary. 2015. Say-complementizers: shuō 說, waa3 話, kong1 講. In Robert Sybesma (ed.), *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online*. Brill. https://doi.org/10.1163/2210-7363_ecll_COM_00000098 (accessed 20 August 2024).
- Cheng, Lisa Lai-Shen. 1991. *On the typology of wh-questions*.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issertation.
- Erlewine, Michael Yoshitaka, 2010. Sentence-final onl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focus in Mandarin Chinese. In Lauren Eby Clemens & Chi-Ming Louis Liu (eds.), *The Proceedings of the 22nd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f Chinese Linguistics (NACCL 22) and the 1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(IACL 18)*, 18–35. 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.
- Hing, Jia Wen. 2023. Pún and tiòh in Penang Hokkien. *Journal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* 38(1). 151–169.
- Huang, C.-T. James. 2022. Finiteness, opacity, and Chinese clausal architecture. In Andrew Simpson (ed.), *New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heoretical syntax: Studies in honor of Yen-Hui Audrey Li*, 17–76. Amsterdam & Philadelphia: John Benjamins.
- Pan, Victor Junnan. 2019. *Architecture of the periphery in Chinese: Cartography and minimalism*. London & New York: Routledge.
- Paul, Waltraud & John Whitman. 2008. Shi ... de focus clefts in Mandarin Chinese. *Linguistic Review* 25 (3–4). 413–451.
- Tang, Sze-Wing. 2022. On the syntax of the negative marker *mei6* in Cantonese.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 50(2). 323–347.

A Preliminary Study of Sentence-final [e¹³] in Penang Hokkien

Miao Xiang Lim

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Abstract

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corresponding particle of *de* in Penang Hokkien, a Southern Min variety used in Malaysia, which is [e¹³]. We first distinguish three usages of the sentence-final particle [e¹³] in Penang Hokkien: as a modifier marker, used in clefts, and in sentence-final position. We then examine the syntactic level of the sentence-final [e¹³] in Penang Hokkien while also discussing the system of sentence-final particles in Mandarin. We find that the sentence-final [e¹³] is within the CP layer, specifically in AssertionP. This projection is higher than OnlyP, but lower than Degree SFPs, including focus particles. Despite being in the same projection, Mandarin's sentence-final *de* and Penang Hokkien's sentence-final [e¹³] differ both grammatically and semantically. The article also demonstrates the periphery structure of Penang Hokkien through the order and co-occurrence of sentence-final particles.

Keywords

Penang Hokkien, sentence-final [e¹³], cartography, SFP system, periphery structure

通訊地址：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
電郵地址：1155203781@link.cuhk.edu.hk

收到稿件日期：2024年9月2日

邀請修改日期：2025年5月20日

收到改稿日期：2025年6月4日

接受稿件日期：2025年6月16日

刊登稿件日期：2025年7月31日